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世濟錄引

世濟錄者馮生大受哀自鄉評其家世懿範可誦而傳者也曰恩者生大父通叅公曰行可者生父光祿君也通叅公嘗仕南道御史抗疏世廟詆權貴論死而光祿君方稚齡伏闕刺血陳情願以身代良悼上固念御史寃又感君疏也御史是以免得譴戍雷陽尋赦還會穆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廟登極晉秩今官以壽終有司舉祀鄉賢褒忠也當是時公諸子方穎出而君領庚子鄉薦籍甚卽晚從薄遊非其質也乃固以孝廉徵黜仕且未艾夫非移孝之日耶莫子讀世濟錄爲谷嗟嘆羨之不能已焉曰古稱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之恩不可解於心信斯言也是故臣死君子死父自衆庶憑生者視若奇行瘠節稱難矣而純臣孝子誠得而甘心焉則自其無所逃不可解者爲之寧詎遑身後計慮以

微福而要譽哉卒之行成身遂而福與名附焉
則必有天者以佑其衷而秉彝之公其在人心
不容泯也余觀通叅公義槩廩廩榮哀始終而
光祿君不愛毀膚以代親然身與名俱立者其
本始所爲宜未及此此可以觀天人之際矣馮
生者雅以藝事從余遊敦行好脩宛然忠孝家
法此豈亦天之所授以充馮氏者余無以益之
故於斯錄之辱不辭而引其端

姚氏正名錄引

皇蘭館集

卷之十八

二

治山姚君應期郡聞家裔幼爲其兄龍泉君時
周後而祖其禰友荆公非禮也既而悔之會且
譜族告於先祠更名時正別號憶荆始與龍泉
以兄弟齒去僞稱而念其兄冢嗣不可以無後
也令少子應訓後之君於余弟鴻臚爲姻家萬
曆改元歸自浙介余弟來乞言申其志余甚憐
之曰夫姚君斯舉也有禮哉越序不經糾之以
禮不祀非義輔之以權今友判得正其禰稱而
龍泉、天爲有子由其道宗法可明而僞者謂

正名之當先何必衛余聞之孟僖子補過君子也謂其能講於禮也若姚君者卽講禮之不豫將不得爲能補過乎余故善而樂道之

叙北上稿引

北上稿徐友張君濟之謁選京師紀行作也君好古專合尤善聲詩吾鄉談藝之士如君雅尚不惑時之卑奇厥儷解已先是客留都著南游稿旣梓行是編則張子玄超董子子元詮次謂可並傳也屬余引其首昔張平子賦二京垂示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三

不朽乃其構思積十餘年始成君茲撰述雖寓興一時未究所蘊然歷覽南北凡山川都邑之巨麗感慨鬱暢之情悰亦已槩具使加積歲之勤擬賦如二京又安知其見賞同好者將不與昔人爭衡也

跋平胡凱曲

官端泰泉先生黃公倡道嶺表海內宗之尺牘之傳士類爭購是刻擬庚戌虜犯都城王師凱旋之曲也作於先生家君傳自其門人中翰梁

君余三復之泚泚平幾雅矣漢以來饒歌鼓吹
弗道也是歲曲成師果聞捷蓋廊廟訃謨遙度
於萬里之外若赴期會然卽古名將弗逮又誠
不獨以辭焉已也如忠藿食無庸視公東山高
卧望係安危胡可比數而邀景今猷顧獨神往
於其矢文德歌太平有味乎其言也爲擊壤和
之

觀風圖詠冊

今侍御仰山先生尚公蜚英洛汭振望臺端海

集韻部集

卷之十八

四

內人士想慕風裁久矣會江南被寇民困未甦
已亂救寧朝議非公莫可嘉靖丁巳春公乃奉
天子命來按諸部夙夜靡遑懃宣德意賑民疾
苦允釐庶務功實茂焉越歲竣事還朝吾郡章
綫之徒如姚子箚輩間採民謠載之行事詮次
成帙題曰觀風圖詠思永公德垂之無窮如忠
曰善夫斯舉也亦猶行古之道與古稱觀風者
非特觀民已也而又觀其所以使民者何如俗
化有本自上先之譬諸物感莫疾乎風故觀化

於民而俗之淳漓可知已觀風於俗而政之得失可知已先王之教陳詩以章教故誦十二國風而其時之君臣上下治亂興亡之迹炯然可知後世斯道微矣自雅亡風變則俗化之趨愈下余深慨之今觀風圖詠之作錄公善政懿哉洋洋可誦廊廟宏幾古陳詩之遺然公志負康濟其爲東南安攘至計終歲之間疏言 上前者凡數十事皆民社利弊宜建且革者而今所表章僅是於公德業豈足槩乎余懼民逸忘勞安而忘始詠膏澤而不知所自至今公伐湮莫可徵然則觀斯帙者不亦可以想見其盛乎宗伯毅齋孫公旣爲之敘而余推述者之意附之末簡云

題王元美懷素草書

余雅好懷素草書時從搨本摹繪其形神端倪其變化終莫能得之已從朱司成象玄聞有干文真蹟在司成姻家姑蘇陸氏欲往索觀弗果然好事者以余良好之從覓贖本進余覽輒棄

去冀遇其真焉至是仕浙右韓王元美以叅藩
來出所携諸玩觀余而終及此卷稍葆笥秘之
期三日而後發余病弗能往也元美乃遺余扇
中竟日披對如握驪珠不忍釋手其點畫變態
意匠縱橫初若漫不經思而動遵劍範契合化
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余爲霍然而起信古今
名品固自有真宜秘弗輕發而不知司成云陸
氏所藏與之更誰雄長也覽已志之

文裕陸公書跋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六

陸文裕公儼山先生書法雅宗趙松雪晚鎔李
北海西晉風格宛然其存足傳不朽人言先生
平居雖尺簡裁荅必精鉛槧必工結構卽於所
甚暱者造次應之不廢也其用力益勤如是今
觀東濱朱君所藏諸帖信哉而秦君鴻臚後沙
東濱婿也實彙緝成卷以備珎賞則公雖往而
神標輝映已在二君冰玉間矣

跋漢川賦

上洋劉生賦漢川爲郡侯黎公贈以質於余生

意慙矣生在黌校以文學最侯所授也宜德侯而賦以美之顧其稱物不倫至以漢川少滄海若幾於誣及觀侯汪度涵育卽滄海不加焉雖曰漢川因侯而勝可也夫吞若雲夢騷人之誇詡固然而未有病斯言者何也昔魯子比德江漢而遺滄海亦猶曰江漢原也海委也委以源而致大則漢川之喻遠矣生乃益自信遂携以贈侯

跋沈鳳峯臨刻章草千文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七

莫子覽鳳峯沈大卿摩勒章草千文而嘆其誠志於古也夫語噐者豈必適彝周鼎哉而鑒者良之以謂近古而制作之本可原也章草起漢史游雖稍解散隸體乃其波磔遺矩宛然猶存伯英右軍顛素諸以草聖名家者又章草之變也而卒莫不受法於是其母乃亦古彝鼎之倫與先生平生工草書旣已遍諸名家而遡流窮源不忘本始復有是刻益臻墨鈔余爲歛衽而幸書契以來古文廢興所繇庸有考於斯也

書焚笛詩後

莫子曰余誦曲江錢先生贈沈孝廉焚笛詩而嘆孝廉誠志於道也孝廉雅好笛及悟易於師承一屏前好而攻易卒以專經名家云雖然孝廉視笛誠藝也廼通靈感物暢志滌邪之功古未始少之有如因笛以求元聲因元聲以求先天之蘊卽去易豈遠乎馬季常用解易爲漢經師而不絕斯好良有以也易錢焚於秦火幸以卜筮之書存夫卜筮於笛等藝也而笛以藝焚崇蘭館集卷之六

哉

跋蘇東坡小像

余嘗得蘇長公戴笠著屨小像蓋疑長公自雷適廉時景况作也寫自趙松雪氏余誠戢而愛之今閱是幅爲鳳樓秦先生架品更奇乃知余向所得臨筆爾夫長公一代奇雋偃蹇忤時恭承嚴譴於涉履之艱備嘗之矣讀其詩云當門

倒碧井浣我兩足塵嘗爲憫然念之若鳳樓先生者豈亦有憐才慨噫之情乎不然何雅好所托偶余契也

呷酒解

余昔遊關中問酒之名則桑落爲著至是客有以呷酒餽余者亦關中品也余嘗而甘之何論桑落而後悔其遇之晚也呷之義以飲名可無煩孟犖獨卓管甕中翕而取之時其耗挹水注搗以度羸縮水漬成酒機相灌輸飲罄而貯常盈舉數而序不亂津津乎若玄蟬之吸露而無捐於廉偃鼠飲河各充其量也不洵爲酒德頌哉余喜止客及所與偕來者凡爲大賓二初筵既竣斯釀乃陳客殊饜之命嚼無筭時則陪儂者或不任嚼儼然响余而謦曰子實擇禮大賓在是匪觴之稱而呷之褻無乃不可乎余曰唯唯否否如子之云則熾趨鞠脰盤辟雅拜而以爲容者余非不知也然酒容之貺也而敢弗供毋乃使客謂余已曰無褻而實褻之貺乎夫禮

有初古剝樽而杯飲非賓禮之初耶禮則不愆
奚飲之擇傳曰苟有明信潢汙行潦可薦於神
明可羞於三公而况君子合賓主之交享用玄
酒以佐大烹質而有文菲不廢禮明信孰甚焉
而云不可何也於是陪儻者起謝曰我過矣我
過矣我乃不知亡於禮者之爲禮也微子詔之
余惡覩乎大方而以負鼎非聖飲瓢毀賢之惑
終矣再拜避席而退賓飲如初

湖社搏虎圖解

爲顧箬溪劉西坡
張石川諸老作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十

湖社文會也而以搏虎聞於事奇矣而爲類抑
何悖也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一時群公足當
之矣謂虎兆之祥其不然乎然虎之文以革卒
不免見搏而群公闇然丘園之賁終身處休而
不嬰世網知變矣余閱斯卷三嘆焉因爲之解

題篠菴贈言

余生也晚及從張大夫石川先生遊覲德考源
繇尊君天方公而上代有聞人及是先生出其
從祖篠菴公在告應召所知贈言一卷觀余故

家文憲宛然具存矣蓋石川先生嘗以比部郎
終養尋亦詔起致位卿貳其出處之迹三世一
轍豈不奇哉敘篠菴者以東山安石望之余惜
天方公之志弗竟而石川雅負時譽著述名家
其遊諸當道間爲東南倭夾畫策雅有經畧爲
當道所欽藉令再召而起入當一面其勲烈之
光於家世者又何可道也因識卷末以復云

觀菊小燕序

余舍貯菊數叢於品無奇於封植非善也然猶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十一

以好菊聞客有索觀者爲徐奉化長谷董上舍
紫岡陸山人三浦三君者凡再造余而余亦遲
久之相見甚驩頃之張臬贊西谷謝他約訪余
至何內翰柘湖還自海上至周山人明涯從吳
門卜居於松亦至遂成賓主七人余乃爲鷄黍
具佐以羹尊泛以落英舉觴相屬誦陶令之高
風悲屈平之亮節俛仰千古感慨係之飲各至
醉信奇會也夫人生聚散之跡忽如萍浮或終
歲遙憶而當乖或曠日爲期而不偶道或紆迴

而不相從至或後先而不相值皆事之不可必
者而意外之逢屈折符合群賢畢集遂果勝遊
由前所云數者之不可必一朝而獲所願豈非
奇哉因悟造物者之為吾徒其屈伸來往消息
盈虛如泡影夢幻之不可執而迎也而無心者
遇焉若乃以委形為吾有以將迎為物先以貪
天為己力如是則雖人事之近聚散俄頃可以
告語而要質者猶然不能得之而况造化之微
哉諸君以余言為達可與語命而斯會之有益
於觀誠不獨以菊也既叙感發所由退各有述
而同志之不果從以詩至者咸繫焉適周君南

宗持卷至故書

酬張贊臬二首

索居林畔戶

芳宜晚節還將服食制頽齡扣知有曲憐同病

舉世何人解獨醒自笑年來無別好惟堪莚植

老畦丁江城搖落報深秋爽氣朝來宿雨收

連騎翩翩成劍合清言一一比珠投霜含晚翠

簾間映風度寒香酒上浮不是柴桑素心伴何

緣同好在林丘酬徐奉化十年投迹向江

干零落交知會面難室遠何期星忽聚家貧誰

有翁堪食全踈舊學綠多病得齒幽人為罷官

筋力喜君猶健在花時索共幾回看酬董上

舍頻年不復賦秋悲秋盡江城昨始知身向

淵居寧論拙容來問字已無奇中厨黍熟焚

後小閣尊開釀菊時聞道窺園猶懶性肯携

興過東籬
是間雲不繫
酬周山人
交新黃花有約
惟須飲白
早將石姓
悠悠俱逆旅
不妨憔悴
且自亦
藉甚憐之子
安貧獨宴
酬陸山人
韋編過我成
三益名林
媿七賢
今年寒色
早白
歌筵

潘恭定公像贊

并序

吾邦上海潘恭定公名恩字

起家進士敷

歷中外幾四十年累官大司空大司寇御史大

夫既請老徜徉林臯者又二十年所再晉秩至

一品壽垂九齡而伯子

仲子

皆籍通

顯以祿養竟公歿公文章勲業之隆焜耀寰宇

載之旂常自族黨鄉邑以及朝紳心宗其德迄無間言可謂身極人道之榮五福斯備家承世濟之美百祥來集其得氣也完其用物也弘其食報也遠我求其選寥寥乎誠古今之稀覯者乎公徃矣余幸托末契有懷哲人儼然覩公之遺像彷彿其平生而爲之贊曰

謂淳代今已邈胡先生之若朴謂濁世難爲清胡先生之獨貞孰違其逢出應綦隆端揆正色晉陵上公孰降厥神爰生甫申天游物化還爲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十五

星辰坦禮容而無苛藹乎春陽之委和耿素節而弗阿凜乎冬水之嵯峨處貴能恭履盈知溢以保其室養辯惟默秉心淵塞乃完其德益公之出處關氣運安危係朝廷懿範表閭里哀榮備生死肅乎冠裳宛乎清揚蔚然者文明之章冲然者盛德之光洵一代之偉人而三事之遺良者耶

僉憲周叔夜像贊

是謂吾友叔夜耶何土木形骸龍章鳳質居然

古人謂古拙叔夜耶何冠進賢何拖豸繡不做不放禮灑亦閑豈偶符其貌與字自餘不盡符耶抑又有符者其嶽竒歷落七不堪耶其色絕喜愠耶其陋巷長子孫耶其尊生而數竒石髓耶至其仰師猶龍委順還化卽嵇公有不能盡符者耶

書程鄉德政碑後

此陸公程鄉德政碑也文徵仲重書勒石應規入矩和宛茂密乃并得循吏之情性真世寶也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十六

傳稱于公後有定國貴盛以爲積善之報夫于公爲一掾力不能遂所平反至定國爲天下平大其聲施而後取償所未盡更數世滋倍洵非偶然者程鄉公以循令著至其子若孫顯榮累葉而今大司寇五臺公初亦以令起家乘時布德卽宰天下如是縣矣程鄉公之緒又焉可竟哉要以陸氏世載其德自積而自收之陸氏固未始用之也植本深矣徵仲之所稱述其尤不愧者耶司寇胤子基忠奉而葆筭之諸賢之有

所論著如徵仲者凡幾皆以附驥而名垂則余與有幸矣

書吳峰越隴冊後

太師徐文貞公薨於家計聞

天子則有贈謚之冊綸諭之音朝著大僚百爾士庶則有勅撰之文議上之疏及若在野獻藜榻帛絮漿素車轂擊而來者則有哀誄之些焚告之辭籍之司書備矣是編爲公之門人郁進士伯純哀諸風謠之出於鄉人以授勅者俾歌

而祖公者也忠聞之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自以閭而上有相保愛助之義而死喪之戚其重於鄉久矣矧光嶽孕靈桑梓於是令德考終有若公者其係人思惡容已哉余生也晚幸齒公里而從薄遊乞身巖穴者先後三十年來事公之日莫如鄉居久而區區固陋幸察於公者亦自鄉居爲獨詳蓋公以經綸餘緒還表俗化王盟斯文余每旅進有謂多所就質卽未嘗不克然厭心裨益聞覩迨公末年造諸紳總

署之同志相與討論聖學月旦有徵則首今陸
宗伯而以余濫焉餘二友曰某某者業先不祿
公實携余兩人哭之哀曾未幾何公且淪逝則
今之入而哭公爲道喪悲者余義亦何敢後也
故因陸宗伯有述而竟其指以慰鄉人之思若
夫吳峰越隴云者公怡命也公嘗著詩自見有
居吳還浙之語蓋慕自異人此其事幾幻儒者
難言之而要以天地遽廬委形逆旅彼三生輪
轉之說或不盡誣則惡知夫今之羣而輓公者
其爲吳歛耶越唵耶而論公於鄉之爲寄耶歸
耶憂耶覺耶蓋聞諸孔子丘也東西南北之人
也不可以弗識也余則泠然深省焉

大中丞阜南陸公塋錄序

大中丞陸公塋錄者公之子廕君彥楨卜期塋
公而裒次其所以爲塋者也塋何以錄稱緇之
役俾與嘉觀錄之以識愛之斯錄之禮也識先
綸言紀殊遭也 綸言何以首 諭祭文而次
勅誥紀其死哀于 朝者而追邇生之榮篤其

終而有俟者也維 皇錫命卿士詢謀宗伯司
空之二䟽所爲列也爰咨爰度于彼皇華中丞
却使之連章所以徵也公是具私感興于是乎
繪而像之像有贊肅肅乎如在之思也以賁幽
封厥有銘石以式行道厥有露碑以求信傳厥
有傳記以累勲伐厥有誄詞以發幽潛厥有事
狀以撫遺忘厥有逸編煌煌乎代 帝藻者太
史氏也稽令甲者司封氏也懋簡爾勞不顯厥
世俾爾弗有緩也郁郁乎揆之國華則謙焉

輔績擅宗工心誠好之俾爾有令名也累累乎
紀之家乘則賢不避親情不抑孺惟其有之彰
爾謀之臧也錄備矣臻四美焉繹 寵圖報則

作忠祇範思服則啓孝覽褒示勸則廣教跡稱
附實則訓誠君子謂是錄也不洵爲平原氏之
大觀也與哉足以塋公公子于是乎知禮故序

屏銘

世成務通而宕以塞其塞與通心罔回直辟彼
大壑爲溥爲蝕滄茫坤與乃疆乃場天地之當

匪翁弗聞曜靈環周昏旦消息宜鑒茲哉顧爾
德宅用晦而明守白以黑內嚴外方敬我時勅
我表儀立民之極

題海嶽道人卷

海嶽道人者莫知所從凡三叩余門伺間跡予
及之雨立不能遣問何欲得非丐予施乎曰非
也吾所欲者誠得公片牘而葆笥焉於施溢矣
因出所携卷觀余則諸贈言道人者滴然盡海
內之雋也予方謝鉛槧聊展卷濡毫題名其上

景蘭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以識一竒而語之曰道人好遊矣若所為侶者
洪崖安期之徒而所急者素書鴻寶之編也夫
安取文士之末技而紛紛然謁之以謬相重為
道人則又收杖整襟磬折前謝曰公實教我雖
然以公之達又惡知吾非洪崖安期者流而公
言之非素書鴻寶耶訥然長嘯承卷而行

為董子元遺上海知府書

昔戴安道獲營剡上宅始遂幽棲江文通望在
半頃田可以論隱皆一時之勝事貽千載之美

談竊念友人董子元海上名家吳中善士承先
大夫清白之後有回子平婚嫁之繁矧罹變之
餘遂致漂泊比緣曠疾絕意明時顧鷓鴣未定
于一枝使松菊徒懷乎三徑乃者吳門袁考功
鳳洲王觀察或以通家托契或因傾蓋同心共
損已貲倡爲義舉爰有海上昭曠之士道誼之
交慨許經營代爲典守庶可資於數畝猶未脩
乎一廛余適過存子元之墟因悉諸賢之雅堪
爲擊節願効執鞭誦盛美於片言瞻德輝於百
里知然諾之無宿賴閭黨之多賢更借吹噓遍
遺朋好蓋衆舉之功易集而垂成之緒可因似
無傷惠之嫌亦猶行古之道其在敝境已有別
盟茲將掠美於乞鄰非敢微權於他邑倘幸陳
孺子得安負郭之居罔俾杜少陵終抱無家之
嘆共成勝事各載芳題

募建玄帝行宮疏

道家者書稱玄帝爲北極教主本虛危之宿水
德之精誕於王宮功成翀舉匡扶初運利濟羣

生天人之際不可誣也及觀萬方崇奉有赫厥靈禱祈輒應至如我

成祖皇帝六飛渡江時旌旗蔽空而下顯助稜威遂匡大業因建聖殿於名山勅大吏歲主其事則神之福國祐民彰彰列矣松人士尊信者衆大都於闐闐建祠禮之向未有專祠也宗伯平泉陸公有地數武於城北郊遂之墟度神所止施建行宮以便香火雖緣神道設教之義寔爲生靈祈福銷禳衍鴻庥於世世也因方僧慧

崇闐節集

卷之十八

廿二

理持戒來吳命董其事既已秉志虔誠鑄完聖像茲將卜吉鳩工鼎建祠宇夫神司北極方位攸宜負郭帶丘地當區奧豈惟川嶽之莫所共護持亦足以增郡城之一勝也顧土木費繁勢難卒辦凡仗十方檀越量力捐資共成盛舉予惟世所稱因果報應之說渺莫可徵有不避涉履嶮巇捨身毀膚庶幾遇之者矧邦之秩典示民有經而廟貌惟新皈依密邇所湏効助者貴爾豈非輿情臻嚮而樂觀厥成者乎因慧程同

請為辭普告以贊玄脩

西禪興福寺新建大藏經閣募緣疏

伏以三乘開宗藉金經而演暢十方護法賴寶閣以莊嚴誕啓勝因宜資廣募竊惟內典明心印證如來本相真詮度劫超登法衆迷途譯寫盛於齊梁肇成小果鑄繡宏於 聖代普錫良緣貯以報恩清淨之區典諸宗伯台卿之重上方珍籍塵什襲以希聞下界全編罄百朋而罕購法華莫轉貝葉誰翻幾承衣鉢燈傳那知經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廿三 三頁

戒律藏賴今

宮諭林公首倡義舉特憫經殘

樂蠲學士俸貲摹置禪宗大典部素卷爲五千牙籤裝束列朱函以八百芸草鈴封錯弘寶以駢羅御金輪而廣運䟽源性海覃福利於恒沙彈指宗門轉情塵爲覺路實借慈航而渡彼岸分巨燭以照昏衢者也鎮山殊品允宜石室精緘卓錫荒郊媿乏高臺嚴奉遂於本寺後基擬建藏經大閣上撐牛漢下據龍潭望九峰控三泖厥西北之壯觀連谷水逼葺城盡東南之勝

覽旋諏福地來護靈文所願廣發善心共成盛事
紹休風而種德乍開竒識道場溥利澤以施財
大起香花法界名公白業皎然與日月爭輝
佛地琳宮歸乎與乾坤同久

城隍祠疏

郡隍祠者蓋呵護一郡以柄威福實與有千四
百里民社之寄非他玄宮貝像等也自昔回祿
之後百爾草創使廟貌簡畧弗稱崇奉茲遇邦
伯王公顧瞻有懷與其寮兩鄭公詢謀克協將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十四

三夏

因萬姓之共仰以還百年之舊觀有道紀朱某
者聞命忤惕直下承當顧以大工之殫興恐非
一力之易辦尚須高品同種善根故隨緣喜施
樂事贊德者士庶之心也奉法祇役妥靈表虔
者道紀之事也是舉也上尊國體信經始之當
詳頰若人心知落成之孔易余生長茲土詠歌
太平竊藉神之庇依舊矣而適有感於良大夫
一時德意所嚮是亦崇禧錫極之雅政於義未
可緩也敬書簡末以誘羣生

族譜序

國有史故治亂興亡之迹著家有譜故垂統繼
理之緒明史載世家則猶曰國之譜也云爾譜
亦名乘則猶曰家之史也云爾其義一也家不
可以無譜前有盛而弗傳後有美而弗彰故保
姓受氏守其宗祊者莫辯乎譜牒而譜牒之重
於世曷始之自宗法之廢始之也夫人生必本
於親親必傳之子推而廣之自祖彌而上至千
百世綿邈不可考自子孫而下至千百世所不
知者何人皆一體也一體則無不愛如手足頭
目之相爲脩也乃至有秦越肥瘠仇讐骨肉反
唇睚眦起於同室曾不若途人然者何哉夫獸
群則角鳥羣則啄已嚮其利惡知仁義斯俗化
之漸磨然也聖人者出乃立爲宗法以明親親
以叙昭穆以篤父子及若族燕有文族飫有禮
凡爲收放合離返薄歸厚以明一體之仁也宗
法廢譜牒興譜牒非古也愛之斯聚之矣聚之
斯籍而末之矣此獨非聖人意哉予宗故聚華

亭而華亭之以莫著姓者不少槩見比予竊祿
從海內士人遊或道姓氏偶同則心怛怛動若
欲推而附之者至窮之於不可徵悵悵若失也
是獨何心哉因恍而悟曰吾不能吾昆弟庇而
暇及吾宗乎又暇求之四海之廣乎則能見於
遠而不自見其賤者也乃退而稽諸古作斯譜
明族系之傳論著其軼事貽諸昆弟共焉以備
家乘吾子子孫孫尚相與世守之夫余宗未蕃
且有先世之澤在固未至仇讐骨肉悖德若斯
甚者而陵夷之漸義或掩恩他日服窮澤斬勢
不相及其不至如秦越肥瘠視者幾希余爲此
懼故因譜成謹序之以脩規警

右爲譜圖二自贈經歷府君而下各因世次遠
近聞見詳畧爲小傳如左

贈經歷府君諱文通號樂善起家力穡由邑西
鄙胥浦鄉內徙谷水坊君焉課子勝以儒業顯
得勅贈如其子官卒葬城北二里涇之和尚

原配孺人趙氏

經歷府君諱勝字景剛別號悅清由郡庠生應
正統六年歲貢仕止虎賁左衛經歷勅封徵
仕卽其懿行不可詳予從大宗廟觀遺像崇嚴
美髭髮若生疑其風度盖傑然也而族長老或
以爲雅工詩畫尺牘流布爲好事所珍嘗有繪
魚獻之英廟亟蒙褒賞至今士夫家得傳片

牘葆笥若百朋云生洪武辛未歿成化辛卯享
年八十而卒配孺人陸氏生洪武辛未歿

成化
戊子

處士府君諱昂字德顛別號梅軒隱居不仕性

崇閩館集

卷之十八

六

三

踈弛雅不事生業故自經歷府君後業亦不振
而子昊一軒府君乃籍籍藝林矣時稱莫氏尚
書學經歷府君開其源一軒府君道其流而啟
承其間者處士也其然乎處士生永樂癸巳十
二月初六日卒于成化辛卯三月十九日享年
五十有九歲配鍾氏生永樂乙未歿弘治辛亥
東昌府君諱昊字宗大別號一軒娶嚴氏繼娶
強氏生子六人府君蚤歲雋穎以博學贍文辭
爲諸生推穀負笈之士雲集蔚有聲稱歲貢

均以尚書中癸卯鄉試第二名而再上春官不
第尋授山東東昌府通判居職以廉敏稱數見
甄別脩馬政以甦民困民德之而意獨耿介不
平耻鞠臈詭隨以事長吏君無何抗疏歸老日
從者英之社增修德業表正鄉閭歲時飲射有
司折節禮下之數就訪以政事缺失多所規益
性孝嚴事母鍾氏服勤色養夜禮星斗以祈母
壽垂白不衰課諸子動遵禮度懿範肅然平生

持正凜凜辭厲望威浮輩歛衽敬憚乃獨雅務

崇蘭館集

卷之八

七

三五三

積仁樹德振人之危多隱善間語諸子云兒勉
之吾觀于天道莫氏澤殆未艾後其有亢乎叩
所以曰第湏之終不言年七十而卒卒之日郡
守鄞金公聞計于途不返駕臨之過指里門謂
其僚曰是翁者可復覩乎相顧泣數行下耆英
爲解社云生于宣德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卒于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子六人嗚呼予以所
聞吾祖事而慨夫世道澆漓方務比權量力較
微於衡續而士匪遇其時席世資挾顯赫雖有

善者且以勢重輕而吾祖乃獨振起淪藐不假
勢能之榮克自表著豈不卓然獨行不回者哉
今觀于鄉而斯道亡矣果時爲之耶抑存乎人
耶吾有感于先進

泰字汝巖號南耕東昌府君長子東昌君之未
仕也泰力田服賈以調劑緩急色養稱孝而母
巖氏蚤歿子惟泰遺亦絕憐於東昌君晚乃得
諸季穎出共亢其宗而泰既致饒溢儉不苟一

介曰吾所爲清白吏子孫宜爾懿哉言也業儒

雖不竟然好古博覽語前代所以興亡故甚晰
潛心老氏去其刻深而善用之故尤有心計嘗
推結其郡之良爲里社以鄉飲禮賓於有司性
不嗜酒亦不令絕每歲時爲釀以召昆弟族黨
則必期酣暢遽遽言笑分夜無惰容於藝木精
於醫專業者鮮及而晚復進於刀圭吐納之術
疑有獨秘者故其衛生甚厚身不上中人腰不
逾再握而晚節冲融廣眉烟目丹吻飄鬚望之
若仙年七十有八無疾而終

費今北溪公諱節字汝和既歿弟之子如忠具
狀率其子再拜乞名言識諸石矣而譜可無述
諸公於行二與先君及季父柔皆東昌府君繼
室贈安人強出而公椎木晚開以例補國子需
選廿年躬親農圃樵魚之業數匱無以自資或
諷之仕仕當有常祿乃就選銓曹初爲易州判
官調繁平度三載陞費邑令又六載致其仕歸
歸未逾年卒壽五十有八云爲人性寬弘坦徑
無他腸醉輒拊掌笑歌嘗語人云生何必營營

夫人各有一天耳故平生於世無伎求冲然自
適所至爲政務賑窮招移節用愛人爲本嘗以
大吏旨按宗室豪豎奪其田之民攘者還給以
千數漂賊結里中豪行掠橫甚前吏忍不能制
公至則竟根株芟薙之有殺人於市者主名不
立禱而夢告之故罪人斯得衆服其神監司以
他縣吏不能治文書命公往攝之往輒立決而
歸功他縣吏故又以誠長者爵君宦廉介耿耿
考績如京師民無老穉咸輸錢爲貲公拒不納

追擲行輿擊而覆諸地復集復如之因厲聲曰
咄而欲溷余晚節耶目左右碎之烏號而散故
歷官十載歸計蕭然歿無以爲殮悲夫夫貧而
仕仕而卑卑而有立計不及其身者於末世幾
人哉如公可以爲難矣其細小詳誌狀中不叙
敘其大者

贈禮部府君諱愚字汝明號省軒東昌府第
三子少以慧聞授書一再過目輒終不忘角牝
遊泮長益穎脫而東昌府君蚤世成立楚楚御

崇蘭館集

卷之十八

世二

三百十

史竹坡朱公器其才甥館之已而携太安人還
故居歷艱茹辛以自給顧彌銳志研討博涉羣
籍及諸博士家言喜從經生論難同異而于天
官象緯皇極律呂之學尤所究心同學鮮及文
日益邃領正德癸酉鄉薦軾軻數不得志於禮
闈乃退而明隱思脩身刑于家以自見首課諸
子曰有程躬孝友以率先之雅尚約節寡嗜欲
志爲天下奇男子事而鄙詭隨泆忍之庸又欲
袁古名言撰成家訓以示來軌嘗曰君子達則

有民社之憂窮則有宗祊之憂是無可暇逸時也性沉毅敏達料事始終輒中每正容舒氣時然後出語迎刃解紛以故有司折節相下士類嚮欽用能翼覆其宗祊垂三十年無內釁外侮云平生好義推誠不欺急人之危誨其不及多所培植而不求知名業師呂某卒於京傾囊館殮之而以其櫬返館賓袁某病革出所存硯田之積若干屬之曰強爲某娶孤數年計比袁卒歲自資其娶孤良厚而孤竟夭乃索其疏屬貧

士某後之而歸所遺緘識宛然也故人韓某暴病卒諸孤艱立力賧之得不墜俄而召語曰若父有橐於斯盍携去其孤愕弗省甚之曰老奴某不與聞耶已而知果然遂歸之時不肖孤方在抱每從屏間閱其獨步於庭口喃喃語必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云姪孫隱卒愍其婦死殉會事聞議下旌死者義不後族人倡而令婦泯稱凡此皆其隱也事詳別記狀及陸宮詹誌中嘉靖丁未子如忠以禮部主客司主事考績得

勅贈如今稱配朱氏封太安人子四人長卽如
忠次如信如德如爵生成化丁未卒嘉靖壬寅
壽止五十有六悲夫孤如忠旣涕洟摺據先府
君之平生以附圖譜而申之曰吾先子志行卷
可紀彰彰如是使得稍附青雲之翮耀用于嘗
年其規爲夫豈僅此而乃賁志泯沒又不克享
有遐齡以俟三釜養膺章服榮豈非憾哉先子
亦嘗孤語云吾父承累世休澤甫振而未宏吾
有志而弗逮以傳至于汝則旣寢以昌矣母寧
使自汝而絕乎孤聞而愍然惕息也再拜籍之
以俸規警

柔字汝強號宜蓮終國子生年止五十有一卒
如忠泣然而嘆曰嗟夫叔亡而知叔之重吾宗
也吾聞積累將昌之緒必有勇任通方特達者
出而緩急藉焉叔其人哉叔其人哉叔生質兼
人博聞能辯仗義耿耿智圓意豁好推心置人
腹自兄弟急難至於婚友咨謀苟義激於心憤
形於色不避艱險爲之而張弛操縱動中機宜

當其解紛於杯酒譁浪之間決疑於立談然諾
之頃其氣可摧折哉而要以行多中慮固有分
人而人德其施役人而人忘其勞拂人而人云
其怨者士相謂曰莫氏爲有人云故終其身門
祚蕭然外侮阻喪使吾宗重於九鼎此其人可
少哉而今亡矣慕之者苟不固仁厚惻怛之心
以出之而徒欲用其長得乎平生懿行種種有
文當無令泯焉姑著其節槩以告來者

魯生五齡而失怙諸昆字之乃克有立長而

顛蒙愿恪或曰學以魯得也故魯名汝得字而
自號恪齋學竟不就去而明農敦行孝悌自憤
少孤事生毋李儒人服勤備至傷諸昆淪逝父
視省軒君第訥病先歿計聞夜半號走會城已
肩負寒洳水伏而行乃達其天性篤厚如此然
素羸弱賴醫藥久持顛目憊竟亦弗延享年五
十有 先是嘗爲母經紀後事而先李歿疾
革趣具所親或前曰卽弗辦母孺人之木可需
也時既曠矣聞而遽呼曰吾生不能養而死奪

吾母具無寧投水火之安耶言已而逝隨得他
木美相當者以時殮人謂孝感云其子如質嘗
泣語如忠是事而狀其平生以誌屬如忠未有
以應也會譜成志其大者如此云

東昌府君子六人訥最幼而貌肖東昌君東昌
君歿諸昆咸竒而愛之北溪君親爲句讀日程
之學性慧夙成長而多病以例補國子生諸昆
廢著鬻產資焉既卒業歸會火延焚其左符所
司拒不復錄訥窘甚省軒君毅然携之走留都

學閣館集

卷之十八

其

三十九

泣訴當路其畧敘先人遺孤庶母李非此不食
卽有擯棄者寧以已代辭甚悲時甘泉湛先生
爲禮部尚書聞而憫然曰若兄弟異母與而友
愛若是世有闕牆而讐視者何心哉遂如其請
故莫氏兄弟益以敦睦聞而訥竟早世又不仕
無所表見獨弱冠時常語人云余諸昆若南耕
之勤儉北溪之寬宏省軒之貞惠宜蓮之直義
確齋之誠愿余未有逮焉而竊願兼之卓哉志
也其器固已緒見使天假之年所就惡可量

而溘收其良以死惜也其後側室以遺腹生子如廉配趙氏字若已出劬劬守志不墜其家聲而如廉竟天既三載趙氏乃擇族姪是琳後之是琳庠生趙仁實慎終事服承重豈亦訥仁未斬之澤與訥字汝仁別號近齋年止三十有二譜後錄

莫氏上世不可考如忠所知者止九世祖正二府君正二生慶一慶一生貞一貞一生文通文通生經歷府君勝經歷府君生處士府君昂處

崇聞館集

卷之十八

世七

三頁

士府君生東昌府君阜如忠大父也東昌府君生子六人長泰次節次先君諱愚次柔次魯次而爲孫屬者凡十有二人未艾也聞之東昌

君博聞好古常從異人授書閉戶探索左右莫窺也既而嘆曰世稱神仙黃白秘幻語不虛哉吾知而不爲惡夫遁天之刑厚身而病心也且卒目左右亟焚毀異書母以惑後人左右猝不及請悉聚藏書火之而莫氏譜牒之逸職以是故如忠慨焉爲哀序世次稍訪故實據所知書

之而于東昌君始詳耳目之所逮也上焉者雖
有書而弗詳其曰貞一曰慶一曰正二云者蓋
檢自邑版僅以名著則又畧矣悲夫由經歷府
君而下單傳者三世余宗大宗法未亡而亡於
從姪隱故今所述上自九世祖下至于姓兄弟
皆得書隱雖歿而名存以大宗而成人也餘或
蚤世而不係大宗及爲殤者皆不得如隱例及
若如忠嗣先子爲繼別法當祖先子以推之無
窮是後譜之所由作也族兄弟如欲各爲譜以
自考則予例具在可以義起云嗚呼古之爲譜
者多矣至或本裔於夏禹或衍胄於高陽凡以
明錫姓之原錄其可信者而世或不師其意惟
遠之務窮則孤有所未暇也

九世孫如忠謹識

故勅封先太安人朱氏行畧

先妣太安人姓朱氏廣東僉事竹坡公女初竹
坡公爲怡善倪公館甥配倪孺人無子生女四
而太安人長竹坡公擇所字先省軒府君遂亦

甥館於朱時太安人年甫十六會先大父東昌公卒太安人從先君匍匐歸執喪盡哀先祖母強安人稱難以爲真莫氏婦也既終喪復如竹坡公倪孺人所數年強安人歿先君因携太安人歸遂不復如外氏是時東昌公遺產薄先君終鮮賴藉攻儒行甚辛旣已華路藍縷力支儉歲與太安人共之而太安人亦甘約節食麤衣垢以佐先君忘其異於在室時也時太安人女娣三咸適豪族比歸寧率珠襦翠翟競華侈以

相詡太安人視之泊如也無何省軒君領鄉薦而孤業成童竹坡公則嘗進孤摩其頂顧太安人曰是兒當吾宅相好育之於是太安人之心始有所慰矣而愈益念孤覬有成先君延師太安人供具必力孤所善諸同學兒字之若子比稍長從經師授經或會友脩文具食務腆而不令孤知所自有古斷髮風以故孤得黽勉卒業嘉靖甲午舉於鄉越三年成成進士太安人

聞報喜曰余先人宅相之云有以哉是歲冬孤

之官南虞部奉太安人俱尋分署真州因奉太
安人之真州孤時缺中饋米鹽醢醬之細皆倚
辦太安人而真州署當孔道多貴遊往來一切
授餐經費不訾故事稍斂諸舟戶及煩邑里孤
至亟下令罷之而無已當止餉者太安人則出
禾菓腊肉携自家者爲草具進而客亦驩有廉
其故不忍舉案者是時孤心不啻安之而忘太
安人因亦闕然甘旨之養罪也罪也居歲餘先
君過真州迎太安人歸孤亦陳乞省覲踰年先

君歿孤服除久之以太安人命入謁天官補禮
部主事秩滿得勅封太安人如今稱無何太
安人朝夕念孤遠違忽疾作數月不痊所親或
密寓書述太安人語曰吾病非藥石能愈卽見
兒瘞矣孤捧書涕泣遂乞假歸而太安人愈因
奉如京師會虜變汹汹太安人迄不寧居且不
習土風疾復作幾殆孤嘆曰此非所以居毋矣
乃力請外計奉太安人歸而得貴州提學副使
道左不可以奉太安人俱既抵家業具疏陳乞

而太安人聞之不怕罪孤曰兒以余故棄官藉
令余憤不食汝得爲孝乎其徃孤不敢違泣
別太安人行行數郵則止而使人伺太安人安
否反之者三比及岳陽夜夢太安人忽心動弭
節浹旬而伺者亦至報太安人且念忠疾作至
嘔血數升孤驚怖仆地曰孤知母心孤知母心
蓋不能一日去孤而第遣之官非本情也乃遂
回車上疏乞終養格於例乞致仕得 俞旨以

歲壬子春抵舍奉太安人如初而太安人或病

崇蘭館集

卷之六

四十一

或否神益衰憊延歲餘不起以甲寅三月初二

日卒嗚呼痛哉孤恨薄遊數載既無厚祿餘貲

奉太安人一日養而徒令涉履勞苦弗遑卽安

今幸投劾里居得力耕以具菽水而天禍孤罪

殃及吾母湔爾背捐卽裂腸頌軀莫續矣他尚

忍言哉太安人秉質醇確至老不異處子心雅

好施與見人疾苦感然若切於膚不悵推賑處

宗族妯娌和而有禮族黨賢之敬事惟謹次子

如信出繼先伯考費邑令北溪君已北溪有子

太安人趣芻歸於北溪沂產時戒不毫染待庶
子如德如爵自襁褓撫摩以至教育終始心誠
胞愛無異所生二弟用克成立以孝聞此皆太
安人薦於天性之大者平生坦無他腸動無遂
事不私橐一錢孤自爲諸生歷宦迄里居拙於
生產遇緩急太安人時脫簪珥質劑以爲常然
未始語孤也孤少羸弱多病太安人哀鞠倍異
恒情病劇爲籲天幾絕孤幸出九死以至成立
視猶嬰兒每食飲卽盤盂箸鬯之檢滌必關其
手業已遣矣心惡其不潔輒趣覆之易置乃已
孤間少別赴里中招囑問之使踵至歸稍踰期
則卜筮之矣孤用是平生不敢遠遊以貽太安
人憂而薄宦數年祇役南北自非奉太安人俱
則太安人無日而寧寢食及不憂且病者嗚呼
孤忍言吾慈母哉孤忍言吾慈母哉太安人生
弘治庚戌閏九月二十七日距考終之辰纔六
十有五齡子四人長卽孤如忠娶富氏四川副
使春山女繼楊氏山東副使五川女再繼唐氏

侍御子泉第女次如信國子生娶姚氏工部郎
中南汀女次如德國子生娶韓氏次如爵生員
娶曹氏繼娶包氏侍御蒙泉女女二長嫁王諤
夫婦俱天次受凌某聘孫十人是龍生員娶顧
氏是驥聘李氏餘皆幼茲將卜兆奉太安人柩
啓先君窆合焉痛惟吾母懿行凡爲婦道毋儀
施於壺饋以祚吾宗者甚列不可使湮泯而弗
彰行將乞銘其墓非介名言先之無以徵信於
論著故敢杖淚檄拾其畧泣血百拜以聞孤誠
荒迷不次仰惟執事者邦之名碩鄉之表儀史
筆如椽言爲世法而於交分知孤尤深或因而
知吾毋敢介諸一言爲重俾得乞 銘以明毋
賢以圖不朽孤實受賜沒齒感德也

烈婦張氏事狀

華亭莫隱婦張氏行年十九歸隱踰年隱病婦
劬劬左右忘櫛沐寢食隱疾革謂婦曰若力殫
矣且未嗣宜自計勿以余故若苦也婦前泣曰
安得爲語如是脫不諱者吾義俱殞寧忍獨存

無何隱卒婦悲不自勝俗焚死者故衣婦遽投
烈焰左右掖之出比屬續以身蔽棺計必殉又
不獲遂屏粒食朝夕哭不休父母舅姑患之數
就慰藉第應曰諾食至前終不入口父母察其
病令鑿視之輒厲聲曰奚視爲死吾寧耳其姑
強之飲藥悲咽不出語狎取藥飲飲輒以帳蔽
有頃噐罄矣比進食亦然如是越日左右恠而
伺之乃盡覆諸床下家人知其終無易志不復
強也旬日密顧其侍嫗曰人云七日不食死矣

我不食旬日然猶生何耶嫗不解意答曰賴水
飲耳卽又絕水飲頃之五內毀裂噫氣不屬竟
死死之日呼其侍婢前曰余志度無辱矣其若
爾何就義凜凜顏色若生莫如忠者隱之從季
父也嘗隨諸父昆弟後入莫婦哭之哀聲徹閭
巷行道歔嗟多泣下者余徵諸宗黨內外隣比
及諸鄉縉紳先生稱烈無間然而嘆曰人性之
善也其不信哉陰教匪迪動而中偷卽男子稟
剛中嘗學問者殉義從容或弗若之矣余於婦

懿甚詳不敢以親避爲述其亮節既暴於公彰
彰者附之家乘嗟夫隱歿莫氏之不幸也而猶
幸不腆余宗因婦以益著然而婦之志悲矣

卷之六

09850

